

明史资料丛刊

第二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明史资料丛刊

第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编

DA 82/22

江苏人民出版社

明史资料丛刊

第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扬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5.75插页2 字数138,000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书号: 11100·067 定价: 0.70元

责任编辑 王士君

DA 82/22

《明史资料丛刊》编辑缘起

一、明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典籍丰富，虽经清代乾隆年间毁禁，由于民间复壁深藏，大半得以保存下来，其中很有史料价值且未经刊刻之稿本亦为数不少。为了给史学界提供研究资料，特搜求我所及各有关单位所收藏之珍本，择其与研究明史有关者，编排整理，刊印出来，供读者参考。

二、本刊以收明人所著野史笔记、年谱家乘、档册契约、村镇乡志为主，清代人专记明代史实之书，间亦采录。本刊所收之书，以未经刊刻之稿本和最初刻本为主。其中有两个刻本以上者，则以较完全之版本为蓝本，而取他本相校，希冀给读者提供一个较完备的本子。

三、一些字数较少之短篇零帙，尽量以类相从，数种汇编一辑；篇幅较大，卷数较多者，则分成数辑；专题资料则以专刊形式出版。

四、本刊据原书编排，取消空格抬头，分段加标点。书中避讳之字，于原文之下注明原字。若“盗”、“贼”等封建统治者对起义农民等之诬称，亦不加引号，以保存原貌。每种书前冠以简短说明，介绍作者生平、版本及收藏情况。其著者传记可考者，附于书后。

五、我国图书浩如烟海，尤其明代野史稗乘，种类尤繁，编者限于见闻，遗漏孔多。凡我同志，不乏珍秘之本，遇有所知，请举以相告，以便辑入本刊，至请大力支持。至于本刊所选之书，容有不当，校勘标点亦不免舛错，至希不吝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改，是为幸甚。

谢国桢

一九八〇年六月

《稗 说》

目 录

《稗说》..... (1)

《出劫纪略》..... (137)

《利玛窦日记》选录..... (167)

稗 说

【说明】《稗说》四卷，清初宋起凤著。

宋起凤，字来仪，号龛山，又号觉菴、紫庭，直隶广平人。曾侨居沧州，后随父至京师。顺治六年，任山西灵丘县令，十六年，升广东罗定知州。晚年弃官，寓居富春江上。喜游历，以著述自娱。著述甚丰富，据民国《沧县志》载，共有七十余部。

《稗说》始著于康熙壬子秋初，成于次岁癸丑秋杪（1672—1673年），“凡为书四卷，为事百五十条，为言七万有奇。”本书记载明代到清初时的朝野遗事，颇有史料价值。由于崇祯初年，宋起凤之父与御马监马云程友善，“先公常携予出入禁苑中，得历观前朝后市诸胜。”所以，他在本书卷四专记明末北京的宫殿建筑，园林胜迹，以及风俗掌故等，颇为翔实，可补《明官史》之未备。特别本书所记“内库所贮藏金银，每锭重三四百两，（李自成）辇归西安，自京门达潼关千余里，日夜不绝道路。叹谓：崇祯天子蓄如许物，奈何数称饷绌耶！”由此可窥见明末统治者聚敛豪奢的真相。书中又记明官中蓄藏米粮的地方叫做“天堆”，“每年六官动用，不过减堆上之一尖，明年复增益如初。”

“寇变，除散给贼党与民间乘乱窃取外，亦委于火，今并其遗址莫问矣。”记述了明末农民军没收明朝统治者的暴敛所得，开仓救民的事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书中不避玄、历字，由此观之，本书可能是稿本或康熙、雍正年间的旧钞本。本书未见有刻本传世，我们据谢国桢先生所藏之珍本刊印。

自序

稗者草属，三农擷其实以作供。又稗者，野也，靡伦靡绪，殆类木石鹿豕然。夫稗既草野若是，又著之说，得毋闻而捧腹乎。虽然，古稗具官具史具纪矣，职是后者，宁可取其小裨耶。余本畸人，侨家沧水之湄，中间躬逢列代，于隆替变革之故，稔熟见闻与久历年所者无以异，然事迹丛脞，言不雅驯，故茹结中怀，未尝遽以属草。今年夏，复泛春江，偶顿蓑笠，遂从田庐中命笔一二自玩之，颇祛睡魔。春江，故汉庄助耕钓所也。石田烟雨，林峦入画，差堪坐翠微间，为丈人班荆道故，虽稗说也，听之者慷慨怡豫，以类从焉。诂非信而不诬，有遗直欤。夫进滑稽者，不废醅醢。则田畯风味，或亦有当于一挾乎哉。书凡为卷四，为事百五十，为言七万有奇，始于康熙壬子秋初，成于次岁癸丑秋杪。中间疾病人事友朋诗酒差半，仅仅数阅月尔。而尤于鸡鸣风雨之时，得之良多，聊以排余客游穷愁之感，非所计工拙也。时康熙十二年岁次癸丑重九前五日。

广平宋起凤弇山书于富春江之钓台

再 序

诸说具属草，乃于闲窗手录一过。所居屋，覆竹林中，清飏扶疏，洞展帷闼，颇为笔砚之助。凡月余，中寒疾，寻转疟。室内药裹泉铛，凄然生感。窃叹造物原不欲清浊太别，我乃哢哢臆吐，得毋为司命忌乎。遂中辍者数月，病良已，同志迫于卒业，因复理余草足成之。

弇山凤识

目 次

卷 一

清凉山	万历疑案
张湾道人	祖母球
厂灾	僧呕金
中山新邸	蕉园
昙鸾大师	泗州水兽
信国老友	王嫱晚事
宦盗	陶真人
毛老人	褫亭虎
王翠翘	胡襄懋识人
岁星化叟	西学
御容	龙马池
御河桥鬼	明崇祯善政
明末遗事	铁老鸦庙
鼃异	美人鱼
兽食虎	刘定
杨宛	甘州土风
黄牡丹状元	地师易兆
沧州铁狮	郭景汾报仇
近代诗媛	坚白
金水河	芦沟断梁
邓小吏絮铁	粤东闺事
杨艺遇仙	还妇成梁
王文安书画	陈微君余山

稗说卷一 广平宋起凤弁山著

清 凉 山

晋五台山，一名清凉山，文殊大士道场也。海内外朝参者，多在三夏，余月山气蚤寒，不能入。虽盛暑，阴涧积冰厚数十丈。每春秋雨过，峰头俱作雪霰，经日不消，故游者时称苦难。灵丘距五台百里而遥，凡出塞礼山者，必假道于邑。有番僧一人，来自五台，宿邑之大云寺。僧貌黝黑，深目隆准，须发旋螺，衣赤罽，跣足，不裹襪，言语侏离不辨，间作一二闽音。自言大西洋国人，航海数年始入中国。慕五岳诸名山，愿尽礼始归。僧茹素嗜酒，不事呗诵，持梵咒不绝口。笑谓华人澡身徒拭肤理尔，未知澡肠。安得谓浴耶。因请其浴。僧坐禅榻上，取提壶容斗许者，贮汤于中，以三尺白氍布用汤拭就，纳口吞之，若饮食然。初无所苦，吞渐尽，衔布角，两手左右摹腹数过，寸寸曳出，布成斑驳狼藉痕，乃箕张其口，取巨壶水泻颞间，彪彪直注如灌溉状，竟一壶。目微瞑，捧腹下上，鼓波涛声。少选，张口泻水盆盎中，凡脏腑粒食果饵未化者皆出。僧乃以衣蒙首，嗒然睡去。良久，展转正襟起，貌爽然自得，云为内浴也。岁可数次，不数数为耳。余异之，留语多日。会近腊，僧入觉山，峰高插云，漉流束谷中，水尽胶。觉山僧有出峪者，见番僧倒立坚冰上，锥首入水，久之始起。僧惊问故。笑曰，浴尔。曰，暑浴垢，沿凌寒乃沐首耶。答曰，吾吸于腹，殆内浴也，奚寒暑足云。山僧来邑，备道其异如此。问其养生术。止戒谨谷道，开天门，则多寿。观人左右十指，即别贵贱，不更视手面耳。因欲礼嵩，听其行。

万 历 疑 案

明神宗时，海内清晏，万几多暇。一日，上坐乾清宫后院，时宦侍偶他遣，左右无人。忽见一紫衣男子，年可三旬许，乌帻草靴，身佩大剑，至上前，不为礼，历发上御宇来隐事，盖外廷未闻者。上大怒，呼近侍擒之。紫衣人第长笑，捻须徐徐出。宦者辈阖宫罔大索至夜，竟莫可踪迹。明日，逮及司阍者，众卒无获。又一夜，上寝重幄中。初寤，天未晓，忽于枕上得书一卷。呼嫔御取烛起读，则皆陈说上过也。上骇，密令心腹大珰出察之。鸡人方传唱，闾阖诸宫未启，不知其何来。寻召阁部臣入对。诸内外大小臣俱于是夜从枕上得书，与所陈事同，无一逸者。众不敢匿，趋朝中各上之。上下大惊愕，相谓妖书。命大金吾布緌骑缉于都市，更悬赏国门，以待告讦。会京师大侠嫩生光，本京兆生，素以睚眦仇杀人，多招亡命，人皆侧目，逆者举之，京兆尹廉其名闻于上。命大金吾三法司会按，备极拷掠，不吐。且曰，计某平生所为，虽论磔无辞。若以妖书伏法，有死而已。不服，讫久不具，上震怒，中外恼恼。生光已垂毙，廷尉对众白曰，今时势若此，杀一人以安天下，又何疑为。众随成狱上之。立磔市中，声其罪，表之碣。碣旧立宣武门粉房琉璃街口。同时又党及竟陵李贽与僧达观。贽号卓吾，官太守，素负洁癖，中岁弃家，居僧刹，髡发留须，冠方冠，衣方袍，张盖乘舆从僧徒游行自如。更聚众讲学，矢口谩骂士大夫，多腹诽之。来游京师，与达观善，数以诗歌相娱乐。值妖书狱兴，众目贽为妖人。遂与达观俱下之理按，验无实。贽愤懑，以剃刀自刭死。达亦寻卒，京师始贴。然究之当日妖书，故非嫩生辈所为，卒不得其故。观紫衣人出入，如古剑侠，殆又非人也欤。

张 湾 道 人

神仙游行人间，非具夙根不能遇。然异人挟其术者，尝一二见之。万历末，张家湾设珙榷税，四方商贾骈集，酒垆甚盛。有张道人者，不知其所自，自称年已七秩矣。须发秀润，双瞳如点漆，面作婴儿色，履蹈轻捷。数饮酒垆，醉即卧其处，酣酣达晓。每袖钱掷酒家，不计值，兴酣或拂衣去，酒家计其饮啖，可当数人。时海内承平久，天下一家，人物盎然。若春宇道人，踪迹虽不常，人亦不之异。日久，馆余外祖郭公家。外祖素业饕，雅好客，客多与订交。道人既交久，渐示奇。一夕，众客毕集座中，有乐妓数人。诸妓见道人衫履殊制，嚼饮无算，窃相汕笑。道人故作不闻，客方举觞，政从妓所失骰具，遍索不得。道人目一少小妓曰，是此子故匿博笑尔。妓大瞋恨。道人曰，子毋怒，试探裤中何物。妓按之，具乃覆私处，力掣不得下。妓惊怖啼泣。众知道人作谑，环相请。曰，汝固坐不起耳，起，即当落。妓起，果坠衩间。时外客方喧哄堂上，两妓退如厕，坐溺具私语，谓何物野道诞妄轻人乃尔，寻当濯大觥沃死此獠。两人起，溺具吸臀股并起，如负斗粟，然终不脱。两妓大声称苦。家间姬侍聚观，争诧异，不解何故，促僮仆语主人状。主人阴识，又道人作术也，复固请。道人曰，于予何关。彼两妮子窃欲作恶，殆厕鬼所为也，试问之。僮甫趋厕，两妓豁然起。主人叩妓故，妓不能隐，为道所以。众妓大畏服，不敢狎。它日，外祖携同志三五与道人踏青南郊，倚新柳下席。饮酒半，道人起曰，年来醉饱，公德厚矣。幸郊原空旷，俗溷不至，诸公各举平生嗜好物一二，予当具壶浆为寿。众知道人有异，乃姑曰，某嗜脍，嗜鲔鲜。某嗜杨梅，嗜樱笋。某嗜江瑶，嗜卢橘。某嗜鲜荔，嗜熊蹯。某嗜西梁葡萄，嗜上方萍婆果。矢口交称之。初谓竭南北四时之味，聊难彼尔。道人笑不答，行数步外，于树下引手取食具如盘盂匕箸属，

兜置襟袂间，纳坐次。盖皆窑器精妙，非寻常轻见者。还复之旧所，探一大金丝朱榼置众前。启之，则向所称某某诸嗜物毕具。鲜洁端好，味逾常味。时方春中，不意三时众鲜，俄顷致数千里外。众餉其半，咸怀归分饲家人。道人仍取食具纳故处，袖拂之，了不见。众相率拜谢，称仙云。嗣是，道人名籍甚。出入，儿童辈环拥呼曰，张仙人来矣。又尝饮外祖厅前，忽指屋楣谓曰，是中工人匿厌物，主家内壺多病，不能长子孙，吾力为公祛此。命置巨镬支厅，下贮油数十斤，燃薪烹极热，和麦屑为人形，凡七具。投一具，口喃喃颂不休。七具相次糜，楣间忽作声。瞥焉，一物坠下。众趋视。乃绛囊笼小木偶七，作妇人状，缚束坚甚。道人立投镬，使撤去。曰，终无虞矣。道人患其名噪，又数为知交露其术，自知难久留。向暮，独醉一酒楼，他客俱散，身卧楼上，及明遁去，自是遂绝迹。

祖 母 球

万历间，分遣内臣榷税诸要地。张家湾则张烨主之。内臣于常课外，又时时以遐方珍物进。有西域贾胡道经畿辅，得绿玉，大逾盎。献之张，张酬以百金，贾胡亦餍欲而去。张别有贡物将进御，取前玉杂诸宝中囊以上。上一见，惊喜溢眉宇。问，安所得此乎。此希世之宝，祖宗来镇内库者仅径寸耳。张奏，得之西域贾胡，不知其何物，疑玉也。上曰，诚然，尔焉知之，世所传祖母球即此。凡诸宝得球则不失，且多归焉。虽挟巨万资，走绝域，不可得也。乃赐税入什之三。命上方工作，琢为宝剑饰。帝上宾，不知所在。张第服上精鉴，顾未谙，云何辨识也。

厂 史

京师昔设王公厂、安皿厂。一隶宣武门西，一隶平则门北，皆贮三团(大)营火药处。硝磺充牣如山，各分局他库，防火患也。

中列匠作数百人，日操作不休。其碓碓舂杵，悉以木。概不事铁石，亦惧火。天启末，王公厂药局崩。时亭午，近厂居民庐舍毁数万间，男妇老幼及头畜震死千余。人死者皆裸，体无完肤，头面焦裂。局内诸匠作，并身骸俱失。梁栋巨木及础石，飞腾郭外数十里，入地，坚不可拔。朝廷积岁金钱，为之一空。至崇祯戊寅，蚤餐后，都城十余里内，觉地轴撼摇不已，若地震。然未几，轰雷一声起天半，屋瓦碎裂，梁尘飞扬。望见西北隅，白云滃郁，弥漫亘空，中夹苍黄黑子，旋转云际，历二时方散。巷陌汹汹，传安皿厂火药所致。余往阅，里许外即闻布粟臭恶不可遏，方十数里无完宇，人家楣柱横斜若残田麦董，一望无际，树木俱偃仆立槁。居人行人，互相枕藉，死皆焦黑。间有一二破被襦体，乃火所未及者。更有崩置郭外数里，死藉地面。或为木石中伤，具种种状，药局又为之空。京师老人言，二百余年，传闻仅见此两大灾也。

僧 呕 金

明初，高帝数出微行，夜幸徐中山第。时上属意除僧。倏值一僧醉归，踉跄趋上前，顾上曰，夜深不安处，外出何为，意甚不良也。及大呕藉地面去。上恶之，踵中山语以故。徐曰，浮屠一教，代不乏异人，未便以末流绝之，尚冀睿鉴。上还僧呕所，命张炬视其秽，所呕皆金屑也。上知佛示异，向意乃寝。

中 山 新 邸

魏公新第成，门闳尚未施椽，欲请于上，用朱为之，而未敢发。帝闻其治宅，幸焉。戒葆仗止第外，命步辇从左掖门进。魏公率子姓伏道左，固请。上顾曰，卿宣劳王室，甫治一区遗子孙，留此中门，使后人出入念祖父之勋，得不善乎。叱衙至堂。上宴饮欢笑倍常。上忽顾门闳谓曰，此尚未理欤。公曰，臣正

请，不知何色乃佳。上笑曰，只此亦自佳。上之使人不测乃尔。公终不敢施腹，二百余年止布灰已耳。上所幸故道，终岁不生茎草，亦异矣哉。后公寝疾笃，上就榻临问。公命夫人自榻后取一剑属公前，谏曰，臣死矣，主上旦夕数微行，诸功臣家不自安，窃恐此利器不止臣蓄床头耳。愿善自保爱，臣敢以死谏。因泣下，上亦大泣，纳其剑还宫。公寻薨，上由是巡行颇间焉。

蕉 园

大内太液池南有蕉园，殿幄悉施黑瓦。明武宗时创筑，盖居云中所进妃之处。武宗数巡行上谷，渐及云中。云昔宿重兵，以骁勇著称，又为代藩开邸地，中设教坊，乐籍色艺冠一时。武宗尝微服作军官装，时往来王国中，因与院姬某狎。姬某故籍中擅名者。妙能琵琶，浑不似诸乐器。又善音，兼工打球走马诸戏。云中妇女生而丽艳，不假膏泽而明媚动人。塞下尝有三绝之称，谓宣府教场、蔚州城墙、大同婆娘也。初，上深处宫禁，左右诸侍御皆良家子，不事伎巧，毋敢以蛊惑进。已，游王国，见边人声色货利狗马之盛，时时乐之忘归。上既耽游乐，外人渐以樽蒲角抵为纵饮具，博上欢笑，得厚资，相呼拥罢去，以为常。此时承平久，物力甚盛，边塞金钱充牣，邸肆饶庶，四方商贾与豪贵少年游国中者云集。故上频幸私邸，人第目为军官游闲辈，概不物色也。惟姬某侍上久，私窃异之而未敢发，但曲意承顺而已。稍稍事闻，外廷言官密疏谏止。上意亦倦，乃阴遣中贵具嫔礼迎姬某入内，居今之蕉园。宦寺皆称为黑娘娘殿云。自上纳妃后，代王大惊，疏谢向不知状。乃下有司，饰妃故居，朱其扉。边人至今骄语曰，我代邸乐籍，故尝动上眷也，非一日矣。

县 鸾 大 师

太仓故相国元驭王公家，有女已字徐甫非。徐夭殁，女于公

夫人前涕泣誓守。公夫人心窃重之，未之许。女日居小楼，从一婢随，蔬食断腥，时课金刚经不辍。一夜方中，感西王母挟诸女真过，授以导引服气之方。自是夜恒于与仙真语，语皆入道，渐大慧。诸经史子集佛老诸书，一目成诵。更善作字，备诸家体。或数日不食，夜则仙真摄诸珍果食之。初，公夫人皆不知。已，家人辈时觉院中香气异常，又闻鸾鹤笙瑟声彻夜不绝。公夫人候深夜，从楼下属听，则环珮履舄交错。乃俯梯穴视，见女已易妆为天人状，衣黄衣，履朱躡，身佩大剑，坐下座诸仙真咸女流，或人间绝色，或半老，具世外婆衣妆，如画中天女，而彩颀丹碧，非雾非烟，四坐相向，中列鼎彝乐器丹书不一。楼之广不过数椽，不意其何以容若许也。公夫人大惊愕，潜相归。凌晨，女作常妆。见母曰，夜来得毋惊母耶。儿非他，向为昙鸾菩萨，以一念下谪母家。诸真恐儿益堕，乃相率汲引，不久当归，尚以俗缘少逗尔。公夫人听之。女后或经月不下楼，而家间内外巨细毕知。盖阳神日夕出没，虽千里不间。同郡王元美司马晚好道，闻公女诸异状，因公请见。白之女，曰，无伤也。王司马与吾父兄，皆籍中人，来语益为道助。即面司马楼前，与语久。司马心折，随执弟子礼。日尝有所得，以寸纸缄请，女手书答示一二，语皆精要。大约以空心静默为入道之基，一切妄想皆已识神所动，求道惟在克己，徒骛虚远无当。司马往来参证语颇繁，载司马集中，不具论。一时甬东屠长卿，吴人王百谷，猗中吴元瑞与司马弟敬美辈，先后咸拜女。师事维谨，各有问答。大师第言道，不及人间祸福灾祥事故，人多不知女为仙真再谪也。年余，女道成，亦能挟飞仙作碧落游。然不火食，久，形质娟弱，颜作金色，殆将与风俱去然。公夫人劝之餐。笑曰，儿时将及，纵饮勺不能留，固无害。会徐郎卜葬，女告公夫人往视空。公夫人与司马弟子辈相率从之，至墓所。女为设祭酬毕，取佩剑自断其髻，促使纳圹中。曰，践予初志也。而色沮甚，公夫人从旁饮泣而